

下关一群老手艺人愁啊愁 老房子要拆了,到哪里继续营生?

前天下午3点,下关永宁街路口,附近的房子拆了大片,只剩下一间小房子。81岁的夏依海穿着大围兜,弯腰在一块大铁皮上用针笔划拉了一下。他身边挂满了白铁皮打的铁桶、水壶、排烟管道,在冷风中叮当作响。停下手里的活,夏依海看看四周,“我能干到90岁,但这房子不知道哪天拆,到时我到哪里打铁呢……”

像夏依海这样的老手艺人,下关有不少,篾匠、铁匠、磨刀匠……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面临两个同样的问题:到哪里继续营生?手艺传给谁?

□快报记者 常毅/文 快报记者 路军/摄

81岁白铁匠夏依海 最得意的作品是 为北京一酒店做的 两把长嘴壶

6岁从苏州来到南京,10岁当学徒,18岁开始带徒弟,夏依海在下关永宁街上打铁打了70年

解放前,夏依海就开始开铺子,他的手艺远近闻名,居民们常来买他的东西,家里用坏的铁皮物件也找他修。

夏依海从抽屉里翻出一大叠名片,上面都是他的客户,其中不少是酒店的,北京、上海、无锡,全国各地都有。有图纸,夏依海能做,没有图纸,只要描述出样子和尺寸,他也能做出来。最让老人得意的,是北京一家大酒

店的订单,“他们要做两把壶,壶嘴要1米1,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找到会做的人,后来在南京找我,我几天就帮他们做出来了。”不过,随着塑料制品的增多,他的生意也大不如前,一个月收入不过千把元。

附近的打铁铺,一度有七八家,但现在只剩下夏依海一家。这么大了,孩子也都有工作,为什么还不回家享福呢?“这

是我的爱好。”夏依海笑呵呵地说,一天不打铁,他就难受。

但他的打铁铺快要拆了。看着周围的废墟,夏依海有些伤感,他说自己再干10年也没问题,但到哪里开铺子呢?夏依海的徒弟最多时,两桌坐不下,但自最后一个徒弟七八年前离开后,就没人再来学。“我有两个心愿,一是希望能找个地方继续打铁;二是想带徒弟,男女不限。”



56岁篾匠刘林 竹蒸笼蒸出的包子 带着香味

刘林的篾匠手艺是祖传的,他是第三代,主要做蒸笼

夏依海在铺子里剪铁皮时,56岁的刘林正扎着旧帆布围裙,坐在院子里劈竹片。他有一个小作坊,在鲜鱼巷一个小屋子里,隔壁已经拆迁,他不知道能干到哪一天。

直径80厘米的大蒸笼,是饭店蒸馒头、包子用的;直径33厘

米的,蒸扬州包子;直径20厘米的,是蒸小笼汤包用的。将毛竹剖成薄薄的竹片,再弯成一个圈,将两个圈拼一起,打孔、绑好固定,最后在中间加上竹篾做的笼底,一个蒸笼就完成了。除了几根短编织绳、几枚竹销,没有一枚铁钉。“用它蒸包子,带着香

味,不锈钢的蒸笼没法比。”刘林说。

刘林做的蒸笼,不光南京市场,上海、扬州等地也常有客户慕名而来。刘林的儿子25岁,但没有学父亲的手艺。“现在年轻人谁学这个?”刘林理解儿子的选择,却掩饰不住自己的失落。



打铁匠张永安夫妇 坚守长江大桥下 打出大刀、撬棍、凿子

在下关方家营一带,没有几个老南京不知道张永安、王国霞夫妇。他们打铁26年,附近工地上需要撬棍、凿子,菜场卖肉的要钩子、大刀,经常会找到他们

前天下午,记者在长江大桥下面找到这对夫妻时,一个穿着迷彩裤的工人正拿着六七个磨秃的凿子,让他们重新打尖。

夫妻俩的打铁铺,其实是辆三轮车,上面放着风箱、炉子、焦煤,打铁的铁砧和淬火用的水桶,放在一旁地上。妻子拉着风箱,蓝色的火苗呼呼蹿着,凿子放在火上,尖子一会就变得通红。丈夫用钳子夹住,放到铁砧上,叮叮当当敲起来。十几锤子下去,凿子变尖了,红色也变成了蓝莹莹的颜色,再把尖放进水里,一股白烟蹿上来。

“要打好铁,首先要掌握火

候,烧长了短了都不行,但最关键的是淬火。”张永安说,如果将铁器一下闷进水里,硬度够了,但会变脆,用时容易断,可要是淬得不够,铁器韧性好了,强度又不够。究竟怎么把握,只有老铁匠才明白。

打铁多年,他们的生意越来越不如以前,徒弟也走得一个不剩。打铁至少得两个人,王国霞只好出来帮丈夫。她主要拉风箱,打造大的铁器时,她还要抡大锤,丈夫一手拿着铁器,一手拿着小锤。小锤子下去指示方向,大锤子跟着就砸下来,“叮、当!叮、当!”一轻一重,夫妻俩敲

得非常有节奏。

因为打铁声音很吵,又必须得用火,一般的门面干不了,夫妻俩只好找到长江大桥下面这片空旷的地方。他们没有遇到拆迁的麻烦,但同样遇到经营场所的问题,“市容说了很多次,让我们找个地方做生意,但哪里合适呢?”

他们的儿子19岁了,读高中,“在家里,他连看都不看这铁炉子一眼”,王国霞说。不过,她从没想到让孩子学打铁,“他得考大学,当个文化人。”王国霞擦着额头的汗,一脸笑容。

(张先生线索费50元)



如果上天只留给你二三十年生命,你会怎么过? 江宁一个80后尿毒症患者 想和老婆一起办个农家乐

和其他年轻人一样,80后周福春也怀揣梦想,虽然他得了尿毒症。医生说,如果治疗保养得好,还能维持二三十年的生命。但周福春这样宽慰自己:“无论生活以怎样的面目出现,至少我还活着,活着就一定要拥有快乐。”

每个星期要做3次血透

1980年,周福春出生于江宁街道一个农民家庭,初中毕业后,一直在安徽打工。

2007年初,周福春突然觉得双眼视力下降,看东西模模糊糊的。一段时间后,他到医院检查,“肾功能衰竭,就是俗称的尿毒症。”他说,发现时已是中晚期,只能保守治疗。

2009年起,周福春每周要去附近的梅山医院做3次血透,“一次400块钱,4个小时。”他撩起袖子,左膀子上青筋暴露,血管处因为血透鼓起一个个大包,“每次刚血透完,第二天第三天就不能多喝水多吃东西,否则人就会浮肿。”

“每年要花两万多块钱医药费,医生说,治疗保养得好,还能维持二三十年的生命。”他说,另一条出路就是换肾,“没有肾源,就算有,手术费也付不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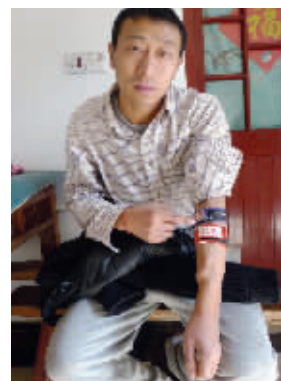
养贵妃鸡失败了

得病后,周福春就失业了,但他不想就这样被社会淘汰,“我想让大家都知道,我不是一无是处,我要努力实现生存的价值。”

去年初,看了电视上的报道,周福春开始关注“贵妃鸡”,“贵妃鸡皮薄肉香,营养丰富。最关键的是,江宁区铜井镇新洲岛的湿地环境,很适合贵妃鸡生长。”他凑了十几万块钱,买了2000只贵妃鸡,在新洲岛上租了100多亩地,“7月岛上发大水,鸡全部带回江宁街道,可这里条件不好,就想处理掉。”最后算算,他亏了10万。

春节刚过,想出新点子

这次挫败没有打倒周福春,龙



周福春,他的QQ签名是:幸福不是抱怨自己没什么,而是庆幸自己有什么

年春节刚过,他和新婚的老婆想出一个点子,“现在年轻人喜欢认养小动物,考虑了销路、成本等问题,我打算养小尾羊,做农家乐。”

“比如,你到我这里花300元钱认养一只小尾羊,每个月只要支付200元钱作为饲养管理费,羊的吃住保健,全归我负责。”周福春带记者来到家后面的山上,“这200多亩地都可以供小羊吃草。”

“闲暇时,你可以带上家人,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,吃吃农家菜,带孩子放放羊。”周福春指着自家小院,“我家的地也腾出来,种蔬菜,只要你愿意,都可以亲手种植,我负责灌溉。”

他算了一笔账,羊崽成熟需要六七个月,“你可以出售或者带回家自己吃。保守的市场价是15元/斤,一只羊200多斤,就是3000块,除去成本,净赚1500块。”

“羊和鸡不一样,后期成本少,防疫问题相对简单,吃的基本是草。期望不高,有二三十人报名就好。”周福春说,“只要有人报名,我就从山东运羊回来。”

如果你对周福春说的小羊和农家菜感兴趣,顺便也想帮他实现心愿,就请联系他。

周福春QQ:1804556840

快报记者 郝多 文/摄

后续报道 刘跃进成了远近闻名的家教

女孩赵璐璐重病不醒 家教刘跃进为她带去助残社成员捐的爱心款 希望有人把爱心传递下去

一个是做完脑瘤手术昏迷不醒的18岁女孩赵璐璐,一个是自幼脑瘫远近闻名的家教刘跃进,他们分别是快报1月29日和2月2日两篇报道的主人公。巧合的是,璐璐曾在刘跃进那里上过5年的课。

1月31日,刘跃进带的一个学生在QQ上告诉他,璐璐出事了,并把快报的报道发给他。得知璐璐手术后一直昏迷,刘跃进完全不敢相信。在刘跃进记忆中,璐璐很懂事,学习刻苦,从来不需要人管,成绩一直不错。璐璐一直和刘跃进保持着联系,时常和他在QQ上聊天,前不久还聊过呢,“好好一个人,怎么突然就病成那样?”

刘跃进决定帮帮这个不幸的女孩。很快,他在西祠上发一个帖子《紧急求助——请大家救救我

的学生吧》,请网友们为璐璐尽一点力。刘跃进的“南京夫子庙助残社”成员也纷纷伸出援手,“社里有个残疾人成员,我们都叫她‘小燕子’,家里很困难,但她讲一定要帮璐璐。”

昨天,刘跃进把2200元爱心款交给璐璐的妈妈陈美霞,“我们社里16名残疾人和志愿者的心意,能帮多少是多少。”

陈美霞说,女儿的生命迹象稳定,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每天5000多元的治疗费用,让这个月入2000多元的家庭陷入困境。

刘跃进说,希望有人能把爱心传递下去。如果市民有意捐助,可以拨打13601403491和璐璐的妈妈陈美霞联系。

见习记者 黄昆